

「無限之生」的界線



冰心

我獨坐在樓廊上，凝望着窗內的屋子。淺綠色的牆壁，赭色的地板，幾張椅子和書桌；空沉沉的，被那從綠罩子底下發出來的燈光照着，只覺得淒黯無色。

這屋子，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間宿舍。課餘之暇，我們永遠是在這屋裏說笑，如今宛因去了，只剩了我一個人了。

她去的那個地方，我不能知道，世人也不能知道，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。然而宛因是死了，我看見她病的，我看見她的軀殼埋在黃土裏的，但是這個軀殼能以代表宛因麼！

屋子依舊是空沉的，空氣依舊是煩悶的，燈光也依舊是慘綠的。我只管坐在窗外，也不是悲傷，也不是恐懼；似乎神經麻木了，再也不能邁步進到屋子裏去。

死呵，你是一個破壞者，你是一個大有權威者！世界既然有了生物，為何又有你來摧殘他們，限制他們？無論是帝王，是英雄，是……一遇見你，便立刻撇下他一切所有的，屈服在你的權威之下。無論是驚才，絕艷，豐功，偉業，與你接觸之後，不過只留下一抔黃土！

我想到這裏，只覺得失望，灰心，到了極處！——這樣的人生，有什麼趣味？縱然抱着極大的願力，又有什麼用處？又有什麼結果？到頭也不過是歸於虛空，不但我是虛空，萬物也是虛空。

漆黑的天空裏，只有幾點閃爍的星光，不住的顫動着。樹葉楂楂槭槭的響着。微微的一陣槐花香氣，撲到欄邊來。

我抬頭看着天空，數着星辰，竭力的想慰安自己。我想：——何必為死者難過？何必因為有「死」就難過？人生世上，勞碌辛苦的，想為國家，為社會，謀幸福；似乎是極其壯麗宏大的事業了。然而造物者憑高下視，不過如同一個螞蟻，辛辛苦苦的，替他同伴馱着粟粒一般。幾點的小雨，一陣的微風，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軀，打死，吹飛。他的工程，就算了結。我們人在這大地上，已經是像小蟻微塵一般，何況在這萬星團簇，縹緲幽深的太空之內，更是連小蟻微塵都不如了！如此看來，……都不過是曇花泡影，抑制理性，隨着他們走去，就完了！何必……

想到這裏，我的腦子似乎脹大了，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。勉強定了神，往四圍一看：——我依舊坐在欄邊，樓外的景物，也一切如故。原來我還沒有超越到世外去，我苦痛已極，低着頭只有嘆息。

一陣衣裳的聲音，彷彿是從樹杪下來，——接着有微渺的聲音，連連喚道：「冰心，冰心！」我此時昏昏沉沉的，問道：「是誰？是宛因麼？」她說：「是的。」我竭力的抬起頭來，借着微微的星光，仔細一看，那白衣飄舉，蕩蕩漾漾的，站在我面前的，可不是宛因麼！只是她全身上下，顯出一種莊嚴透徹的神情來，又似乎不是以前的宛因了。

我心裏益發的昏沉了，不覺似悲似喜的問道：「宛因，你為何又來了？你到底是到哪裏去了？」她微笑說：「我不過是越過『無限之生的界線』就是了。」我說：「你不是……」她搖頭說：「什麼叫做『死』？我同你依舊是一樣的活着，不過你是在界線的這一

邊，我是在界線的那一邊，精神上依舊是結合的。不但我和你是結合的，我們和宇宙間的萬物，也是結合的。」

我聽了她這幾句話，心中模模糊糊的，又像明白，又像不明白。

這時她朗若曙星的眼光，似乎已經歷歷的看出我心中的癥結，便問說：「在你未生之前，世界上有你沒有？在你既死之後，世界上有你沒有？」我這時真不明白了，過了一會，忽然靈光一閃，覺得心下光明朗澈，歡欣鼓舞的說：「有，有，無論是生前，是死後，我還是我，『生』和『死』不過都是『無限之生的界線』就是了。」

她微笑說：「你明白了，我再問你，什麼叫作『無限之生』？」我說：「『無限之生』就是天國，就是極樂世界。」她說：「這光明神聖的地方，是發現在你生前呢？還是發現在你死後呢？」我說：「既然生前死後都是有我，這天國和極樂世界，就說是現在也有，也可以的。」

她說：「為什麼現在世界上，就沒有這樣的地方呢？」我彷彿應道：「既然我們和萬物都是結合的，到了完全結合的時候，便成了天國和極樂世界了，不過現在……」她止住了我的話，又說：「這樣說來，天國和極樂世界，不是超出世外的，是不是呢？」我點了一點頭。

她停了一會，便說：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你我就是萬物，萬物就是太空：是不可分析，不容分析的。這樣——人和人中間的愛，人和萬物，和太空中間的愛，是曇花麼？是泡影麼？那些英雄，帝王，殺伐爭競的事業，自然是虛空的了。我們要奔赴到那『完全結合』的那個事業，難道也是虛空的麼？去建設『完全結合』

的事業的人，難道從造物者看來，是如同小蟻微塵麼？」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含着快樂信仰的珠淚，抬頭望着她。

她慢慢的舉起手來，輕裾飄揚，那微妙的目光，悠揚着看我，琅琅的說：「萬全的愛，無限的結合，是不分生——死——人——物的，無論什麼，都不能抑制摧殘他，你去罷，——你去奔那『完全結合』的道路罷！」

這時她慢慢的飄了起來，似乎要乘風飛舉。我連忙拉住她的衣角說，「我往哪裏去呢？那條路在哪裏呢？」她指着天邊說，「你迎着他走去罷。你看——光明來了！」

輕軟的衣裳，從我臉上拂過。慢慢的睜開眼，只見地平線邊，漾出萬道的霞光，一片的光明瑩潔，迎着我射來。我心中充滿了快樂，也微微的隨她說道：「光明來了！」

一九二〇年九月四日

（選自《冰心文集》第三卷，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84年）



素輝病得很重，離她停息的時候不過是十二個時辰了。她丈夫坐在一邊，一手支頤，一手把着病人底手臂，寧靜而懇摯的眼光都注在她妻子底面上。

黃昏底微光一分一分地消失，幸而房裏都是白的東西，眼睛不至於失了它們底辨別力。屋裏底靜默，早已佈滿了死底氣色；看護婦又不進來，她底腳步聲只在門外輕輕地蹣過去，好像告訴屋裏底人說：「生命底步履不望這裏來，離這裏漸次遠了。」

強烈的電光忽然從玻璃泡裏底金絲發出來。光底浪把那病人底眼瞼衝開。丈夫見她這樣，就回復他底希望，懇摯地說：「你——你醒過來了！」

素輝好像沒聽見這話，眼望着他，只說別的。她說：「噯，珠兒底父親，在這時候，你為什麼不帶她來見見我？」

「明天帶她來。」

屋裏又沉默了許久。

「珠兒底父親哪，因為我身體軟弱、多病的緣故，教你犧牲許多光陰來看顧我，還阻礙你許多比服事我更要緊的事。我實在對你不起。我底身體實不容我……」

「不要緊的，服事你也是我應當做的事。」

她笑，但白的被窩中所顯出來的笑容並不是歡樂底標識。她說：「我很對不住你，因為我不曾為我們生下一個男兒。」

「哪裏的話！女孩子更好。我愛女的。」

淒涼中底喜悅把素輝身中預備要走的魂攆回來。她底精神似乎比前強些，一聽丈夫那麼說，就接着道：「女的本不足愛：你看許多人——連你——為女人惹下多少煩惱！……不過是——人要懂得怎樣愛女人，才能懂得怎樣愛智慧。不會愛或拒絕愛女人的，縱然他沒有煩惱，他是萬靈中最愚蠢的人。珠兒底父親，珠兒底父親哪，你佩服這話麼？」

這時，就是我們——旁邊底人——也不能為珠兒底父親想出一句答辭。

「我離開你以後，切不要因為我就一輩子過那鰥夫底生活。你必要為我的緣故，依我方才的話愛別的女人。」她說到這裏把那只幾乎動不得的右手舉起來，向枕邊摸索。

「你要什麼？我替你找。」

「戒指。」

丈夫把她底手扶下來，輕輕在她枕邊摸出一隻玉戒指來遞給他。

「珠兒底父親，這戒指雖不是我們訂婚用的，卻是你給我的；你可以存起來，以後再給珠兒底母親，表明我和她的連屬。除此以外，不要把我底東西給她，恐怕你要當她是我；不要把我們底舊話說給她聽，恐怕她要因你底話就生出差別心，說你愛死的婦人甚於愛生的妻子。」她把戒指輕輕地套在丈夫左手底無名指上。丈夫隨

着扶她的手與他底唇邊略一接觸。妻子對於這番厚意，只用微微睜開的眼睛看着他。除掉這樣的回報，她實在不能表現什麼。

丈夫說：「我應當為你做的事，都對你說過了。我再說一句，無論如何，我永久愛你。」

「噢，再過幾時，你就要把我底屍體扔在荒野中了！雖然我不常住在我底身體內，可是人一離開，再等到什麼時候，在什麼地方才能互通我們戀愛底消息呢？若說我們將要住在天堂的話，我想我也永無再遇見你的日子，因為我們底天堂不一樣。你所要住的，必不是我現在要去的。何況我還不配住在天堂？我雖不信你底神，我可信你所信的真理。縱然真理有能力，也不為我們這小小的緣故就永遠把我們結在一塊。珍重罷，不要愛我於離別之後。」

丈夫既不能說什麼話，屋裏只可讓死底靜寂佔有了。樓底下恍惚敲了七下自鳴鐘。他為尊重醫院底規則，就立起來，握着素輝底手說：「我底命，再見罷，七點鐘了。」

「你不要走，我還和你談話。」

「明天我早一點來，你累了，歇歇罷。」

「你總不聽我底話。」她把眼睛閉了，顯出很不願意的樣子。丈夫無奈，又停住片時，但她實在累了，只管躺着，也沒有什麼話說。

丈夫輕輕躡出去。一到樓口，那腳步又退後走，不肯下去。他又躡回來，悄悄到素輝床邊，見她顯着昏睡的形態。枯澀的淚點滴不下來，只掛在眼臉之間。

（選自《許地山選集·上卷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2年）

死之默想



周作人

四世紀時希臘厭世詩人巴拉達思作有一首小詩道：

(Polla laleis, anthrope-Palladas)

你太饒舌了，人呵，不久將睡在地下；

住口罷，你生存時且思索那死。

這是很有意思的話。關於死的問題，我無事時也曾默想過，（但不坐在樹下，大抵是在車上）可是想不出什麼來，——這或者因為我是個「樂天的詩人」的緣故吧。但其實我何嘗一定崇拜死，有如曹慕管君，不過我不很能夠感到死之神秘，所以不覺得有思索十日十夜之必要，於形而上的方面也就不能有所饒舌了。

竊察世人怕死的原因，自有種種不同，「以愚觀之」可以定為三項，其一是怕死時的苦痛，其二是捨不得人世的快樂，其三是顧慮家族。苦痛比死還可怕，這是實在的事情。十多年前有一個遠房的伯母，十分困苦，在十二月底想投河尋死，（我們鄉間的河是經冬不凍的，）但是投了下去，她隨即走了上來，說是因為水太冷了。有些人要笑她痴也未可知，但這卻是真實的人情。倘若有人能夠切實保證，誠如某生物學家所說，被猛獸咬死癢蘇蘇地很是愉快，我想一定有許多人裹糧入山去投身飼餓虎的了。可惜這一層不能擔保，有些對於別項已無留戀的人因此也就不不得不稍為躊躇了。

顧慮家族，大約是怕死的原因中之較小者，因為這還有救治的方法。將來如有一日，社會制度稍加改良，除施行善種的節制以外，大家不問老幼可以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，凡平常衣食住，醫藥教育，均由公給，此上更好的享受再由個人的努力去取得，那麼這種顧慮就可以不要，便是夜夢也一定平安得多了。不過我所說的原是空想，實現還不知在幾十百千年之後，而且到底未必實現也說不定，那麼也終是遠水不救近火，沒有什麼用處。比較確實的辦法還是設法發財，也可以救濟這個憂慮。為得安閒的死而求發財，倒是很高雅的俗事；只是發財大不容易，不是我們都能做的事，況且天下之富人有了錢便反死不去，則此亦頗有危險也。

人世的快樂自然是很可貪戀的，但這似乎只在青年男女才深切的感到，像我們將近「不惑」的人，嘗過了凡人的苦樂。此外別無想做皇帝的野心，也就不覺得還有捨不得的快樂。我現在的快樂只是想在閒時喝一杯清茶，看點新書（雖然近來因為政府替我們儲蓄，手頭只有買茶的錢），無論他是講蟲鳥的歌唱，或是記賢哲的思想，古今的刻繪，都足以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。然而朋友來談天的時候，也就放下書卷，何況「無私神女」（Atropos）的命令呢？我們看路上許多乞丐，都已沒有生人樂趣，卻是苦苦的要活着，可見快樂未必是怕死的重大原因：或者捨不得人世的苦辛也足以叫人留戀這個塵世罷。講到他們，實在已是了無牽掛，大可「來去自由」，實際卻不能如此，倘若不是為了上邊所說的原因，一定是因為怕河水比徹骨的北風更冷的緣故了。

對於「不死」的問題，又有什麼意見呢？因為少年時當過五六年的水兵，頭腦中多少受了唯物論的影響，總覺得造不起「不死」

這個觀念來，雖然我很喜歡聽荒唐的神話。即使照神話故事所講，那種長生不老的生活我也一點兒都不喜歡。住在冷冰冰的金門玉階的屋裏，吃着五香牛肉一類的麟肝鳳脯，天天遊手好閒，不在松樹下着棋，便同金童玉女廝混，也不見得有什麼趣味，況且永遠如此，更是單調而且困倦了。又聽人說，仙家的時間是與凡人不同的，詩云「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，」所以爛柯山下的六十年在棋邊只是半個時辰耳，哪裏會有日子太長之感呢？但是由我看來，仙人活了二百萬歲也只抵得人間的四十春秋，這樣浪費時間無裨實際的生活，殊不值得費盡了心機去求得他；倘若二百萬年後劫波到來，就此溘然，將被五十歲的凡夫所笑，較好一點的還是那西方鳳鳥（Phoenix）的辦法，活上五百年，便爾蛻去，化為幼鳳，這樣的輪迴倒很好玩的，——可惜他們是只此一家，別人不能仿作。大約我還只好在這被容許的時光中，就這平凡的境地中，尋得些須的安閒悅樂，即是無上幸福；至於「死後，如何？」的問題，乃是神秘派詩人的領域，我們平凡人對於成仙做鬼都不關心，於此自然就沒有什麼興趣了。

（選自《雨天的書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7年）